



四書輯疏

論語十

十五

2796  
30-16



門口仁  
號 2796  
卷 30-16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五

後學會津安裝著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黃勉齋曰

論語一書記孔門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穎雖銳也

聰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實皆以資質言也詳焉凡二十五章輔潛庵曰穎悟篤

矣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委任也致送也四

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危致命是害

不苟免見得思義是利不苟得祭思敬是追遠之誠

喪思哀是慎終之戚死生義利最是學者大關節敬

祖愛親又天理人情不容已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

其可矣李岱雲曰按可字亦只是僅可之意但玩其

張以此盡士之全而朱子以庶乎二字補其滲漏則

又非也故范氏訓己為止朱子謂其非子張之意中

村氏曰其可已矣一句有其意未盡可而強揚之者

耳故朱子依理而平說之欲使讀者得其立言之本

意耳周聘侯曰庶乎字正其字已矣字意朱子於賢

賢易色章大德不踰章俱補吳氏說於後見子夏之

言不能無弊此章

獨無貶詞可見

註翼

中村氏曰首句主臣道而言今按三箇

思字當依邢疏以思盡解之包行意看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已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

德孤輔潛庵曰有所得謂德也守謂執也太狹謂不

德而子然也固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守一節者也有聞謂道

也篤謂專而厚也道廢則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

猶言終亦必亡而已矣也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

輕重朱子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

有之亦不足以為當世重

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

註翼

胡期僊曰此子張示人以德孤道廢之戒執德

以行言信道以知言焉能作何足看輔潛庵曰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輔潛庵曰迫則子不寬狹則不廣

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

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

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

**註異** 吳孫右曰問交于子張亦是質正各人意見耳非有所不足于子夏也胡期僊曰問交問交友

之道與是交拒是絕皇氏曰子張友問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也指南曰尊賢二句是夫子泛論君子處入的胸襟度量與物同體包含編覆无不普偏的氣象原非為論交而發子張錯誤作論交說我之大

賢四句子張自言己意上二句見其不必拒人下二句見其不能拒人句都要破他不可拒之一句盧未人曰賢是成德之稱善只一長可取衆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黃勉齋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

也金仁山曰農如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脈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泥不通也謂行不

策傳略存一二去聲○揚氏曰百家衆技資民用者皆是異端則不與焉猶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程林隱曰耳明於聲目明於色鼻明於臭口明於味皆有所明

者也然耳不能明於色而為目鼻不能相通者也非無可觀也致

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不能相通故滯礙不通也非與內註有異也

註翼 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之道之

皆用一物之理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

於彼而不可通於君子之大道也今按蒙引專以推

於天下國家言偏盧未人曰農圃亦曰小道以樹藝

栽種之法言之不是農圃之利若以利言則

是生養天下之大道安可謂不致遠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

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夫真好學者必有日新之功而有不失之效若能日知其

能則有不失之效故以好學許之

註翼 程林隱曰或有謂上句屬知下句屬行者却不

已知已行者謂之所能日知其所能則未行者可守

之而勿失所以集註只言己之所未有是包知行說

朱子曰知其所亡無忘其所能檢校之意吳棫右曰蒙

引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汲汲以

求其所未有無忘亦然所亡所能指義理○知與無

忘皆以心言而功在其中日月

非一日一月謂日日月月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只是致工夫未及乎力行而為

仁也呂晚村曰未及力行為仁言為仁尚欠然從事

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陸稼書曰所存自熟

依存疑即指心不外

四書精義 卷十五 論語 子張

馳說而理得意見於言外極是依蒙引則此句似指  
 理得說不是沈滄柱曰先輩於心不外馳貼人欲不  
 能問於所存自熟貼天理由此復今按心不外馳謂  
 這心不沉濫走作也所存自熟謂心之所存自然純  
 熟也孫潛村曰非謂已到熟的故曰仁在其中矣陸  
 地位也言自可漸進於熟耳  
 書曰在其中有二意當從此去漸見效是乃力行之  
 本者是以後日言也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者是  
 以目下言也注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皆是以目  
 下言依雲峰胡氏則所存自熟似指後日言不是○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了猶曉  
 得博篤切近則仁在其中底道理則便可以知心存  
 理得便是仁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更無兩箇塗  
 轍徹通也上成德地位下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  
 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

中矣

博學則可以守約篤志則可以力行切問近思

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

此條言近思之方朱子曰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

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  
 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  
 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  
 速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  
 便費力只見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  
 難只見遠

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言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

註異

朱子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  
 不得又掉了胡期僊曰而有相貫意思切問咨

問問之切也近思思之近也真氏說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

工匠造作的公所造到極處工

不居肆則遷於異物別樣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

於外誘而志不篤樂天齋翼註曰學字全要發專務不分意方與居肆意配尹氏

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事技藝如梓匠

則成其建屋之事輪與則成其造車之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

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蔡虛齋曰不特居肆而已而

曰以致其道則知居肆者特地是欲成其事非閉居也學者特地是欲致其道非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

其義始備

**註異** 吳孫右曰此子夏欲人篤志于學以造道而借

百工者舉全數也百工者巧師也言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多方曰護巧計彌縫小人憚於改過而不

憚於自欺自家心上欺誑之謂故必文以重其過原小人所以必文之病根

李岱雲曰文過則於過之外又添了一箇自欺之過了故曰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

儼然者貌之莊貌舉一身言林次崖曰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溫者色

之和色指見于面者言林次崖曰厲者辭之確厲者辭之確饒雙

確者是不易之義○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

厲惟孔子全之不是以君子為孔子然故云云謝氏曰此非

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林次崖曰此是聖人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自  
然如此故曰非有意於變也今按栗堅貌  
註翼 蔡虛齋曰君子一身自遠望之是一樣近而就  
變變易之義謂  
神妙莫測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樂天齋翼註曰是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

愛我以誠心忠君而君信我之忠李岱雲曰時解謂本文信字只指人信之誠意惻怛是補一層者尤謬

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交合也

註翼 樂天齋翼註曰兩段重上句下句反言不重胡期僊曰君子指在位者而後方見可意勞其民

如力役之征上已指民下已指君輔潛庵曰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己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己也林次崖曰子夏特論道也孫詒仲曰蒙引非謂自己不至誠惻怛亦可使民諫上乃謂自己至誠惻怛而人未信事須諫勞亦要諫勞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胡期僊曰大德指綱常倫

之類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金仁山曰謂如木闕

入法漢書內之閑中閑若今刻闕也指南曰乃言人

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胡斐才曰

字須玩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



者詳之許白雲曰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謂

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胡斐才曰載

吳氏此條見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怨

註翼 吳蘇右曰此為世之務小節而昧大體者發重

其大也虛未人曰或出於閑之外或入於閑之內而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

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

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呂晚村曰本末二字從本得名

此大學末說到齊治平就學

者分上說故只作正心誠意

註翼 精言曰說門人更著小子可知宜教以末不當

字洒掃是先以水洒地而後掃掃之應對以言詞講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與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謂新之

區猶類也金仁山曰區字从品猶言君子之道非

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曰程子

先後以教者所施之次第而言但學者所至自有淺

深此二句補足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

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而

語御音之此三句又補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

如此張泰嶽曰君子以大公無我之心而施之為曲

的成不遺之教何嘗有意說某一樣道理是淺近

後而倦教定愛立這等次第但以學者所造其分重

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一般其區判然有

別不得不分個先後各因其才而施之耳若不吊其

造詣之淺深工夫之生熟槩以高遠的道理教他則

是誣之以所不能知導之以所不能行徒為誣之而

已焉有君子教人而可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

以誣罔後學如此也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

則作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詩曰雲曰始

終足釋始字

本末是闕前本末字蔡虛齋曰一以貫之本末都在

所貫內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思小異此只是一時

並舉之意張泰嶽曰若夫自洒掃應對以至誠意

正心徹首徹尾本末一貫全不假進修次序這惟是

聰明睿智天縱的聖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學乎

小子豈能便到得聖人地位安得不先教以小學乎

子游譏我失教其言信為過矣○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

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第一條說君子教人有序而破子游本

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又曰洒掃應對便是

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後四條

重本輕末之意以發子夏所未發朱子曰其曰便是

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

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即事

○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

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言小之不可忽也黃勉齋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夫事物之理而言也林次崖曰理無大小大事也有理小事也有理洒掃應對事雖小理未嘗無便是形而上者孫詒仲曰陳新安謂程子此處說謹獨只是謹小事與學庸異亦以程子所云謹獨是說小學也不知程子此謹獨即學庸之謹獨非專以小學言乃徹上徹下語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曰洒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處也今按精義入神以大學用功言故與洒掃應對對說武曹說未是孫潛村從之誤黃勉齋曰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今其所精之義至於入神則義之至精者也林次崖曰精粗都是一樣道理故謂貫通只一理貫通是彼相通不是一貫之貫又按此道是以理言雖洒掃應對之理是粗精義入神之義是精均之是理更無兩樣雖洒掃

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言雖洒掃應對之事必有所以然之理故只看所以然之理如何則可以知與精義入神之義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都是一般義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是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然程子此條本末以是一樣說饒氏說可從吳伯章林次崖說誤言雖至小之事無不有理以明小事之不可忽也段中說也所以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以事即理理即事本是一條底物事譬如一株之木自根本至枝葉一貫故也黃勉齋曰然之為言猶曰如此也其如此者謂洒掃應對之節文也史文璣曰言其然者是事所以然者是理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史文璣曰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孫詒仲曰聖人只是全體此理洒掃應對皆理也誠從洒掃應對做起事事盡理便可到聖人地位此程子意也吳氏以一節之極為說非是存疑云洒掃應對只是敬敬是聖學亦非程子之意也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

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雖殊而理則一  
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  
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

此也胡雲峰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  
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

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  
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此說

註翼盧未人曰君子之道一節子夏言教人之道當  
如此非我不教之以本胡期僊曰噫不平聲二

君子俱指教人者言二道字俱指教人之道孰就教  
者心上說傳教之也譬諸草木以門人小子之學譬

之列大小之分者指人唯獨也聖人以生知安行講  
對小子而言勿認錯聖人教人看吳孫右曰孰字猶

言何者先後字活俱就心說蓋雖本末之教有先後  
而心則無先後也先後內須暗照本末意謂譬諸草

木四句言教不得無先後有始有卒二句見先後  
一貫之難王觀濤曰其惟聖人乎不重贊聖人只重

唯字見小  
子不能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金仁山曰謂盡其事而有餘暇也  
今按退食之暇學業已成俱是仕與

學理同而事異林次崖曰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  
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

事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陳  
定

字曰仕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  
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

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

廣蔡虛齋曰然字說出本文外意或以二說相須例  
觀者非也此與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然必近者悅而遠者來俱是言外意今按武曹說未  
是張泰嶽曰待職業修舉有餘力之時却不可問過

了光陰仍須從事于學以講明義理考究古今則聰  
明日啓智慮日精所以資其仕者不益深乎待涵養

純熟有餘力之時却不可虛負了所學必須出仕從政以致君澤民行道濟時則抱負既宏設施亦大所以驗其學者不亦廣乎

今按資猶借也驗效也

註翼 存疑謂上則字訓作即字下則字訓作後字陸稼書李氏謂兩則字俱兼即字後字之義看來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禮也觀下文細微二字可見

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伯篇孔子語不若禮不足而哀

有餘禮記檀弓之意探喪禮之本而見情文之輕重亦崇本之論而其意則善矣

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

所謂詞氣之間抑揚太過者蔡學士詳之

註翼

饒雙峰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末忘本姑為之抑揚耳今按此說可從蒙引合問孝章觀之問孝恐是子游初年之事似不可纏拽稼書是蒙引非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饒雙峰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

實惻怛解未仁今按子張好高故行過高務外故少誠實惻怛之意誠實惻怛以心言

註翼 此章及下章俱示人為仁之方主內而不主外也謂責備子張之詞非朱子曰子游之所謂難

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為未仁矣胡期僊曰為難能為人所謂難能仁心之全德又按虛未人謂未全體未是管登之曰未之為言亦謂在若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為不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以徒致飾於外者言非言其務外自

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王魯齋

字釋並字李岱雲曰亦字是並字實跡今按飾貌的

人終不著著實在心體上做工夫故不可輔而為仁

亦不能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

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

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木訥堂堂之反知木訥之近

故引以為說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朱子曰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難能之意陳定宇曰並猶共也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

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

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朱子曰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

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樂天

齋翼註曰要見人情多喜新進而厭老成喜紛更而

厭鎮靜非真見先德之可師不忍自我

而過佚者未免奪於浮習所以為難

註翼胡期僊曰他指孝行之常是指上二事中村氏

曰二能字只就莊子身上說不必以他人形之

林次崖曰此亦父臣父政之善者而不改方得為孝

爾若皆不善則當以善改為孝如元祐之政熙寧是

若紹聖之紹述則非矣李氏曰按時解有謂獻子賢

而忠於魯莊子愛父即是愛君盡孝即是維魯者皆

章外別意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鄧雉千

心裏言胡期僊曰心離散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

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

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林次崖曰使字內

兼養意不曰養而

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

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饑寒

而失恒心亦使也○迫於不得已如饑寒起盜心之

類是也陷於不知只是小民無知而犯法通義曰使

之無道故迫於不得已教之無素故陷於不知翼註

曰情字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胡期僊曰哀矜

恤意矜憫惻意勿禁戒喜誇己能得其情金山曰

哀矜則生寬慈喜則生深刻樂天齋翼註曰但有哀

用之法乎心則

**註翼** 胡期僂曰孟氏魯大夫士師獄官之長上居民  
上者失道失使民教民之道陸稼書曰一道中  
便有絕惡於未萌  
起教於微渺之意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借用地形卑下之處地勢窪

處眾流之所歸衆水都流在裏面的喻人身有汙賤之實地形的

亦惡名之所聚也衆流之所歸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

悉并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

虛被惡名也

**註翼**

饒雙峰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兩句一虛  
未人曰言紂之不善豈如人言之甚只緣他一  
置其身於不善之地人便以不善目之天下惡名皆  
於紂乎歸耳所以君子惡夫下流而不居之也張泰  
嶽曰九天下的不好的事都歸于其身不是他做的事  
也說是他做的了今按引解以泰誓所載為甚非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註翼**

盧未人曰日月不能掩其食未有食而不復君  
子不欲掩其過未有過而不改方其有過也人  
皆見之就與日月食時天下共見一般及其改也人  
皆仰之就與日月食而復了天下共仰一般故曰君  
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李岱雲曰過也更也明貼君子  
而皆見皆仰略帶日月意胡期僂曰過就言行講若  
說心過則人不可見  
矣更改也仰欽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註翼 陳定宇曰焉學問何所從 學胡斐才曰焉字指人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

謨訓功烈與九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蔡虛齋曰謨訓見於言語

者功烈見於事為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陸稼書曰公孫朝所見甚淺故子貢亦就顯淺處答之註謨訓功烈等解道者正淺言之也樂天齋翼註曰俱包大小在內

勿分貼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註翼 孫詒仲曰公孫朝見夫子於禮樂名物無所不能通故有此問如黨人之云博學大宰之云多能

當時皆以此稱聖人故朝問其何以能致此焉金仁山曰謂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未至墜地尚在

人亦尚記其小條目故隨處尚可參考朱子曰雖不賢

之人如老聃其弘也饒雙峰曰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

則祝史亦其一也胡期僊曰人即下賢不賢莫不指大

小賢何常無常師也陳定宇曰焉不學謂何所不從

學林次崖曰亦字輕說過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註翼 胡期僊曰賢是勝也

論語 子張

廿七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及肩牆卑也窺見室淺也言不待入其門從外可窺見之

註翼孫詒仲曰譬之宮牆言譬之宮與牆也蒙引說不然盧未人曰宮是牆裏面堂室牆是宮外面垣牆今按此說是墜稼書說未可曉邢氏曰賜之牆也

纔及人肩則人窺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又按借言賜之道淺而易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宮廣也

註翼指南曰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屬人亦不說到難入處吳棫古曰美是壯麗意富是森列意今按借言夫子之造詣高深難測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註翼指南曰得其門句泛說下方補出武叔○繫指天下人胡期僊曰者指人或未定之辭云指子貢賢于仲尼之言宜謂其當有是言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言毀亦無益無用

毀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

謗自絕於孔子註以孔子言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

謂不自知其分扶問量也不揣自己的分量辨

註異陸稼書曰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於仲尼

踰焉就賢者與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今按

絕乘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李岱雲曰何傷於日月

分明亦是借喻語蓋本文原自正喻夾帶指點也觀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遜其師也鄧如譬之以宮牆

喻之以日

月皆是

註異吳蘇右曰此章見聖人之神化不可及重夫子

用不過就中抽出言之因于禽識淺故指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

也

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註異蔡虛齋曰言君子一言而成智一言而成不智

子之言失之不知矣李岱雲曰以為以字不要著力

只一言便為知一言便為不知非一言出人以他為

見人以他為不知也胡期僊曰君子指學者說知有

即以為明于知人而稱知一言之品

題不當即以為昧于鑑物而稱不知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夫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史文璣曰大可為也二句正是張子釋孟子大而化之之言李岱雲曰階有等級學問亦有等級故由善而信而美而大皆可階升集註大不可為是說大以前皆可為只化便不可為這與大而化之謂聖是說聽其自化又不同孔子合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無迹之可尋無途不可至故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萬古無升天之理則亦萬古無及夫子之理即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之意今按此為字人力為之之謂自可欲之善充而至于大力行所及故曰可為也大而化之非力行可至故曰化不可為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為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林次崖曰是養民事制田里教樹畜盧未人曰如種樹道引也謂教之也是教民事立學校明禮義入地

道之以德盧未人行從也其民從綏安也林次崖曰謂曰如引人行道來歸附也盧未人曰動謂鼓舞之也林次崖曰深厚根深和所謂典於變時雍鼓舞作興使之歡喜踊躍進於道而莫禦也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陳北溪曰感惡為善和也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吳孫右曰此化字與上化不可為化字稍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以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其高遠

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

猶群生也蔡虛齋曰桴與抱同音浮也桴鼓影響三般意鼓應桴影應形響應聲人雖見其

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孫詒仲曰蓋斯立四句變化也其變化可見而莫窺其所以是不可知之神也存疑以人見其變化為聖莫窺其所以變化為神不是蓋其變化處莫窺其所以變化為神也吳氏曰近本知者存只是聖莫窺所以變化為神也

馬下有聖而進于不可知之神矣十字係衍文今從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箋本

註翼 盧未人曰得邦家不是身為人君只得位柄國

皆 是陸稼書曰邦家活看天下亦是吳孫右曰

玩所謂二字是就現成說舉極盛之治以形容夫子之如天德感化神耳不必定有其事胡期僊曰所謂

貫下六句斯當即字有神速意黃勉齋曰綏立之固也動通之深也李岱雲曰如之何其可及也雖收本

節而却帶轉上節正欲子禽因業之神化不可及而想其德之神化不可及也馮厚齋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

堯曰第二十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也時戰反讓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將

而嗟嘆發聲也 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四氣二十四

春至大寒節十二節自平明寅至之先後也 纂箋本

今從集編纂疏通又按曆數謂曆日中允信也中者  
所有歲時氣節先後之次第也故借用  
無過不及之名朱子曰以其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  
亦永絕矣戒之也四蔡虛齋曰若不能允執其中而致  
之在躬者亦不為爾有矣

**註翼** 天之曆數在爾躬謂當繼已而陟帝位也亦以  
德當天心知之非謂有圖籙之名也饒雙峯曰  
執是執其要事物各自有中允舉一物便要執  
定那要處如執扇柄相似倪仲弘曰執云者非  
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輔潛庵曰天祿謂  
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

###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反形句於虞

### 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註翼** 胡期僊曰亦仍也照堯命舜說來李岱雲曰按  
厥中之意之外非謂必不增減一字也如今看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是就中之源頭處分辨惟精惟一  
所以能執中之功夫合來只成得一箇允執厥中而  
已豈得謂添上三句便不是本文亦字意思蒙引之  
說甚拙陳定宇曰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  
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  
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

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也玄牡黑也

也雄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朱子曰如天檢言祭

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

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

輔潛庵曰桀有罪已不敢赦者為天吏而行天討也

命者不敢有一毫利天下之心也蔡虛齋曰謂聽天

命之所歸已不敢利天下而蔽天下之賢也今按蒙

引依正蒙極是孫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

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

之辭也張泰嶽曰使我受天之托所為或有不公不

方小民有何干涉我當甘受上天之罰若萬方小民

有罪犯法却是我統御無方表率無狀所致其罪實

在於朕之一身不可道也吳蘇右曰言此

以誓戒諸侯欲其共體此心以治天下也

**註異**胡期僊曰小子甲辭昭告明告皇皇

上帝之詞皇氏曰皇大也后君也今按直解謂

皇天后土謬張泰嶽曰蔽是隱蔽又按簡在帝心蒙

引存疑兩承討罪命德淺說單承帝心淺說為是據

善說不可從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張彥陵曰大賚五節

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詞或述其事句要見反商

之政指南曰此是伐商後事下節又是伐商前事記

者錯耳賚予也予通與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反

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

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陸稼書曰書大賚蔡註無明文

而富之也論語此節正是武成注脚蒙引謂此與書不同恐亦不必分別今按朱子詩傳以賚詩從序為大封功臣之詩而此亦引序則大賚是賞功分封之事而與散財發粟別稼書以麟士賞功之說為難從誤也雲謂武成侈其辭論語徵其實亦誤雙峰次崖說俱與註異不可從

**註翼**

蔡虛齋曰紂為天下逋逃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王伐紂云云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

名安國西漢曲阜人

曰周至也言紂至

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紂之至親其麗不億之孫子也微去箕奴比干

死皆不在其中所以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也

**註翼**

李岱雲曰百姓有過二句則亦朕躬有罪四句之意耳今按直解正解說不是又按上二句是

尊賢之意反崇信姦回下二句是責己之意反謂己有天命不必拘當日誓師本意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

去聲錘直垂也

權本稱錘名也然此處兼衡言

量

去聲斗斛也法度

禮樂制度皆是也

**註翼**

盧未人曰權有五以稱物重輕量有五以量物多寡紂時多過其制故謹之凡在官與在民之權量皆較定中則革其過而歸於平法度如禮樂制度之屬時皆錯繆隳壞故審之要使因革損益各得其當而后可廢官是先王設官分職時有廢而不存者故脩之盡復其舊是收復已廢之官非收用已廢之人也蔡虛齋曰四方之政行焉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云就是四方之政行此亦因紂時權量無度法度隳廢百官不職故武王舉之亦反商之舊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蔡虛齋曰合解云云若益以黃

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今按特以見禮記者言之非為止此數國舉逸民

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盧未人曰此亦記其最著者當時逸民想不止

此兩人陸稼書曰蒙引太拘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蔡虛齋曰滅國絕世其先

皆有天功德於民民孰不欲存其後耶逸民有才有所德正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耶今按人心之所

欲為其理合如此也武王亦為理合如此而為之皆天理也

註翼蔡虛齋曰此段亦為紂當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廢棄箕子商容而不之用故然亦反商之舊

也盧未人曰滅國是有子孫而國土已滅者則興復其國而再封之絕世是國未滅而繼世無人者則立

旁支子孫以繼之逸民是商所擯棄之賢人則舉用之

###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蔡九峰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

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盧未人曰

五教是武成全文不必入講

註翼蔡虛齋曰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

所憾故武王反之胡期僊曰其所尤重者民之

###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

道也王觀濤曰上是歷叙帝王之道此是統論帝王之道○楊氏曰論語之書

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

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音扶施諸

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

二十篇之大旨也中村氏曰聖人指孔子下文聖學

指堯舜咨命之言以下十九字言不必依盧未人作

簡道理聖門所說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

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註異吳孫右曰大凡有天下者誠能寬以宅心則萬

民亦不欺君而我乎倚任焉勤敏以圖治則百

度振舉而有功好惡刑賞一循乎大公而無偏黨則

天下悅服蔡虛齋曰寬則得衆四者堯舜禹湯武王

之所同也自此以上不必節節討論箇中字無非道之

所在也若把中字說便似論語述此有箇骨子一般

李岱雲曰新安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二語畢竟

穩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註異吳孫右曰此章記夫子論政以繼帝王之治也

不作為大夫只泛說行之意屏有嚴以絕之之意從政

目一定講便礙下節蔡虛齋曰大凡惠易費今也惠

而不費此所以為美也以下傲己財期儻曰尊奉行

屏除去惠恩惠及民不費不損己財勞勤民力不怨

民樂趨事欲心有所慕泰體常舒泰不驕全無矜高

慢易威容貌莊敬張泰嶽曰九政之美而有益于治

者有五件政之惡而有害于治者有四件○常人心

于無所欲易至于貪君子雖亦有所欲然于己有所得

今按猛謂人不可近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焉於虔反

註翼 張泰嶽曰子張聞五美之目而未知其實因問說云云孔子乃備舉其事而告之說今按子張并未曉五事只舉第一件該其餘也又按因依也利益也民之所自利益如稼穡魚鹽之類是也若謂天地自然之利則是民之利非民之所利也諸家多混淆須明辨為之搏節經理是利之也蔡虛齋曰大凡不得已而鑿池築城行師禦寇是亦可勞也可字要說得活但只是我之所可勞便是呂晚村曰擇只

是於可勞之事刑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皆仁也蔡虛齋曰無眾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語意之密如此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何驕之有又按慢輕侮也盧未人曰正衣冠是服尊瞻視是容儼然承上二句胡期僊曰儼然端莊貌屬君子身上說畏之自民畏我德威說又按威亦從敬上來故不猛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張泰嶽曰用刑殘暴謂卒  
倉沒 遽無漸漸次也張泰嶽曰舉致期刻期也刻  
反 遽無漸動躁急殊無寬裕之體

日期中村氏曰致期謂必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  
以期致之乃刻期之意也  
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  
均之也朱子曰言一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

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

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胡期僊曰言或前或後摠

的○出納是出納乎此納手彼有司則司倉庫財帛之

人蔡虛齋曰出納之名在在則司則司倉庫財帛之

可予奪之權在我除是不得自由故可吝若為政

果在所當予則便以與之如是則彼之受惠者見我

有樂與之意自感激效力矣若當與者臨時却遲回

顧惜若不忍舍如此則雖畢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

印刑吾官反忍弗能予通作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說

忍能也徐曰能音耐今按耐人所不能耐也出納說  
得廣或賞賜或振恤皆是不止賞一事註引項羽者  
適舉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  
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張

嶽曰按論語一書孔子告問政者多矣而美惡並陳

法戒具備未有如此章之明切者故記者列此以繼

帝王之治今按此章之言不費不怨施於人者也不

貪不驕不猛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

故以繼帝王之治苟不以美惡並陳法戒

具備則問為邦章不可以繼帝王之治乎

註翼 中村氏曰不教不先教民為善胡期僊曰不戒

之而不急人字指當與者言陳北溪曰暴與賊意相

似何以分別上句是工役等事下句是約束立限輸

納及禁止等事今按諸家皆謂不戒是無心慢令是

有心不必然無心固是惡有心最是惡兩頂皆然蔡

虛齋曰有司之本非惡字然為政者而為有司之所為則惡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

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輔潛庵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

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

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胡氏曰一定而

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今按害指貧

賤敗喪之類言

**註翼** 吳蘇右曰此示人以當知之要也李依雲曰按

此節方就趨向之始言無以為君子要重看為

字欲為君子必自知命始蓋此方是分別君子小人

途路纔見害必避見利必趨早是小人冀倖心腸如

何為得君子故必知得利害不必趨避則只看道理

如何道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方可得君子

至知命方能安命立命都是後一層推論時解多將

安命立命混在知字之中已看做極盡頭學問竟是

成德之君子方能

知命殊失本旨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加施也措置也

可否是耳目無所加不

識進止是手足無所措

**註翼** 盧未人曰此立字與立於禮立字一樣樂天齋

翼註曰據註立只就外面說然有治心治躬者

亦不妨今按立字是借字

其意則集註十字形容盡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輔潛庵曰言心聲也因

邪正惟格物窮

理之君子能之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此君子是以成德言與大文君子同盧未

人誤君子之事備矣與孟子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同雖士未得大人之位然已居仁由義則他日可以為大人之事矣雖學者未至成德之地矣陳定宇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學者其深玩潛心焉

少去聲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

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中村氏曰子朱子於篇端序說既載程子便是不曾讀之言而篇末總註又取尹氏幾於侮聖言之說其丁寧諄懇以警學者之意亦可謂至矣讀之而不猛省奮進者雖日日講論此書而字磨句礪然無益於己必矣豈非可恥之甚而可畏嚴者哉

**註翼** 李岱雲曰無以為君子無以立無以知人三以字極着力都是推原一層說須知為君子不單

靠知命然不知命却無從為得君子立亦不單靠知禮然不知禮却無從得立知人亦不單靠知言然不

此知言却無從知人這都是舉吃緊關切者言之今按此知言只以知言之是非言非知其所以然也勿混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五

終

